

不長不

愛國女子

(故事)

第七
三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愛國女子

從現在往前數，一直數到一千一百多年，就正是唐朝德宗在位的時候。那時候，天下荒亂，盜賊橫行，帶兵的大官，除去每天想法子擴充地盤，爭權奪利以外，就是吸食民脂民膏，任意胡鬧；兵越養越多，馬越養越肥，因而人民也越來越受罪。成羣結夥的土匪，到處打家劫舍，官兵祇知向人民徵糧徵稅，簡直不管勦匪；並且他們的長官，還彼此爭打，互相吞併，絲毫不顧朝廷的命令。

令人民到了這步田地，真是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如同下了十八層地獄，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天日！那時候，有一個帶兵的大官，姓李名，叫希烈。他手下有一兩萬兵。唐德宗因為他有實力，就派他討伐一個姓李名的叛將；李希烈是個自私自利的人，那管什麼人民疾苦，如今叫他出兵討賊，他索性在淮西地方也造起反來，這一來，人民的災害，沒有救成，反又平空添了一禍。

李希烈既舉了反旗，他就立時派兵侵犯河南的汴州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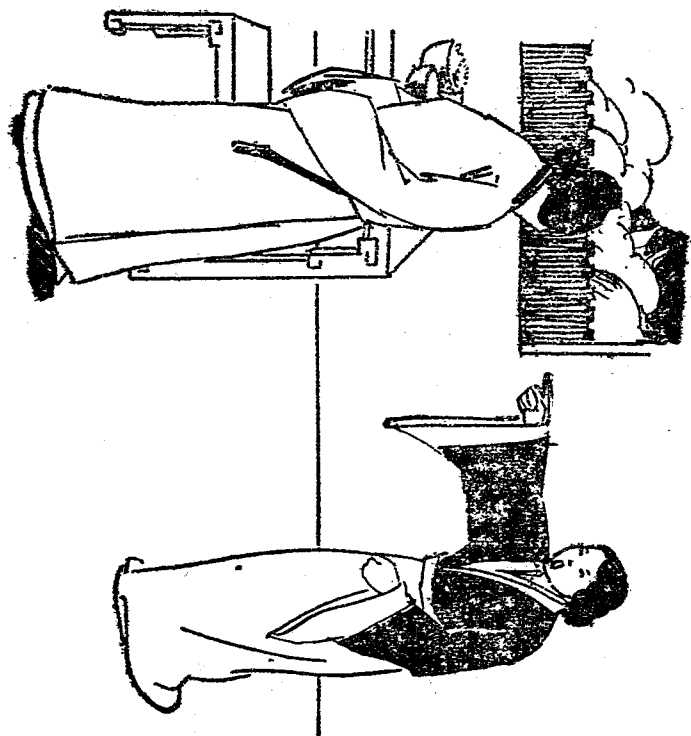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上接連著打破了許多縣城；每次城一攻下，就把那裏的財物，搶掠一空，又強迫壯健的男子，隨他們入夥，老幼的，砍的砍，殺的殺，還有民間的婦女，有的給打死，有的給架走，也有的受了他們的姦淫；再點一把火，把那裏的房屋燒個淨盡：這樣一來，他們的聲勢，就如同狼虎一樣。他們見村燒村，遇城洗城，凡是經過的地方，一隻雞犬，也不留下。可憐河南整個的一個汴州，竟至毀壞成了一片焦土。汴州既攻下，他們趁勢又往鄰近的陳州殺來，另外又分出來一小股兵，數目

有四五千人的樣子，由季希烈的女婿帶領著，直奔陳州所屬的項城縣，他們打算攻下項城，好到陳州去會師，這種計劃是多們的可怕呀。

那時候，項城縣的縣令（就是縣知事）姓李名侃（同侃），是一個膽小無能的人。他聽見了這個可怕的消息，嚇的手忙腳亂，一點主意也沒有，坐也坐不穩，站也站不寧；到了吃飯的時候，乾對著菜飯發怔。他的太太楊氏，在旁邊看見這個光景，不由得發生疑惑，就問他說：『今天縣裏可有什麼難事？你爲什麼這樣發怔？』難事？

好！這事不但難辦！簡直可以說沒法辦！你可知道李希烈的叛兵，現在又撲到我們這地方來麼？他的女壻特意帶了四五百人來攻我們這縣城；方才偵探報告，叛兵已經在離城六十里的地方扎了營！恐怕這一兩天裏，就要攻城呵！』

正說著，就聽見外面一片的人聲喊起，嚇的他目瞪口呆，結結巴巴的半天說不出一句整話來，又待了好半天，才顫顫的問道：『可是賊兵來攻城麼？這可怎麼好！』但是他抬起頭來，看不見他的太太，聽見外面喊說：『不



好了！起火了一』隨著又是人聲哭叫聲同犬吠聲，亂亂嚷嚷，正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。他想跑出去看一看，無奈兩條腿如同棉花一般，一步也動轉不了，正要喊叫，祇見楊氏慌忙進來，說：『城南遠遠的起了火，黑煙很大，城裏的人民都害怕極了，我們現在到底是怎麼辦？要是願意等死，那末，我們馬上就去開城，請他們進來殺砍，倒也是個好方法！』

李偏這時候，聽說賊兵是來燒城外的村莊，既然燒殺，城裏面也在所不免了，不由得心頭上又突突亂跳，只

乾著急，也想不出主意來；這時候楊氏又一逼問，他簡直更摸不著頭腦了，嘴裏祇說：『他們的兵可利害，燒房殺人，搶掠財物，偌大的一個汴州，多少城池，都沒有一個打得過他們的；如今他女婿又領了四五千雄兵，來攻我們這個小小城池，那還有不破的麼！我已經想了多少方法，恐怕都不成。你想，誰不怕死，據我想來，還不如早早寫封降書，派一個妥靠的人，送到他們營裏，請他們接收這城，省得兵敗城破，人民遭殃。這樣我們的家庭也可以保全，我們的地位，或者暫時還可以維持

著；你要想，在這個亂世，在這樣年頭，就是敷衍主義，過一天，說一天，談不到什麼保民愛國，也顧不得什麼名節廉恥，但能有飯吃，也要因時隨事，圖個方便，其餘一切未來的事，也就聽天由命罷了。比如現在，非一定同賊打仗不可，萬一打敗，那我這個縣令，豈不是第一個要挨刀的？誰還來管我？那末，我們這一家的生命，豈不是白白都送掉了麼？再進一步說，就是城保著，賊敗了，可是我在陣上受傷喪命，那也是白幹呵！你的前途，也不很可慮的麼？所以爲萬全起見，我

打算就寫封降書，派人投降，倒是兩罷干戈，暫時保民的一個妙策，我想你也沒有什麼不贊成的。」

楊氏聽了這片話，心想當縣令的心思先這樣，不怪汴州那們多守城的人，都個個的甘心降了賊人。楊氏立時就露出很不滿意的樣子，激昂的說：『乍聽你的高論，好像是很有見解；但是細一思索，却又大大的不然！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個縣令，如果你是個普通沒有知識，不負責任的人，這話倒還可以講；但是你也讀過書，曉得「責任」的人，現在又負有保安這一縣的責任，就應

當保衛這個城池，保護這些人民。至於我們的安危，固然很要緊；不過比較起一城的生死來，可差的太遠了！假如全城都死光了，你還當什麼縣令？我們的一家，還能平平安安單獨的活著麼？既然到了這個大難關頭，你還想顧著身家的安危麼？爲這一縣的人民，祇有出去，決一死戰；如果真個戰敗，我們祇有犧牲性命，也對得住國家同百姓付託仰望的重意。斷斷不能在成敗未分的時候，就輕易的把萬千人命斷送！俗話說得好，「水來土擋，兵至將迎。」如今賊兵既到，我們祇有拚命！」

可憐李備還是個堂堂的七尺男子，竟自一點血性都沒
有，到了這時候，受了這種激勸，仍然不能決定，他還
說打仗不是很容易的事，一定要謹慎想好了，不然，一
步走錯，那可不是兒戲的，便又用深沉的口氣，對楊氏
說：『縣裏的兵，統共不過一二百人，你說要用這一二
百去打四五千，那有成功的道理！就是傻子也能料出一
定要敗的！況且錢糧也沒地方籌，兵器也沒地方找，要
同他們打，可又使什麼打？空口說白話，那是無濟於事
的！難道說趕著全城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弱，就能把他們

嚇跑嗎？所以打又不能，降又不可。那末，還有什麼好方法？我爲這一城的人民，不算不盡心了，既然所出的計策都不成，我祇有趁着沒亂，早早逃跑，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呵！』

那時候，楊氏真沒想到他丈夫是這樣的沒膽量，沒能力，不爲國家負責的人，便咬牙切齒的怒罵道：『你是縣令，平日沒有事，安安穩穩的吃著國家的薪俸；如今有事，除去投降，就是逃跑，國家要你作什麼？要你坐大堂，當木偶麼？你不管這城，誰又應當替你管？你說縣

裏的兵少，打不了仗；爲什麼不想個方法，作個計劃？現放著倉廩存的米，府庫存的錢，爲什麼不會利用牠們，招集勇士，跟賊拚一死戰？偏偏執拗，一定要雙手把現成的錢糧壯丁，送給賊人，反長他們的勢力，真不知是何心肝！現在人心洶洶，勝敗莫定，大可以發出所有的錢糧，懸作重賞，必定有輸死報國的男兒，慷慨應募！再動以利害，激以大義，不怕敵人聲勢怎樣浩大，也會一當十，十當百的打的他們落花流水！現在的時機，已經迫切，不容再緩了！是降是戰，現在要你打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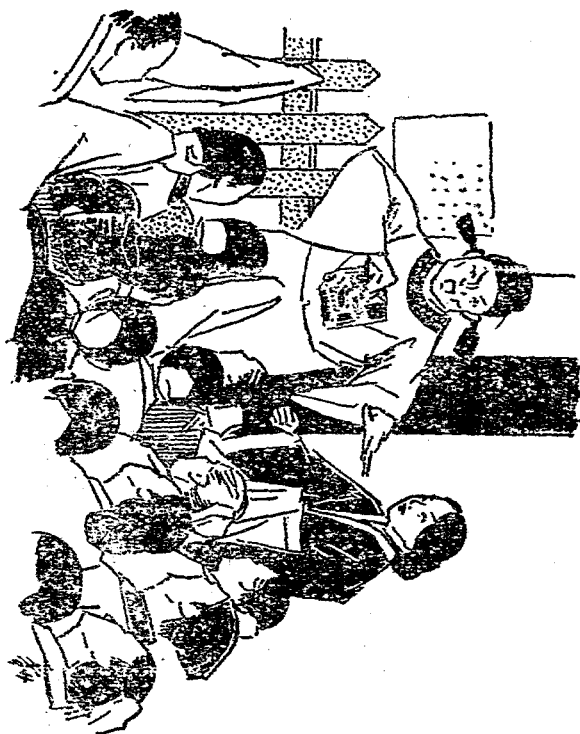
主意。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！你要不爲國家盡職負責，我馬上就死在你的眼前，真不能隨你，滅良心，喪名節，苟且的偷生！……』

說著就拔壁上寶劍，扯出來往脖項上就抹！多虧那時，李備手疾眼快，一把奪過劍來，隨往桌子上猛砍一下，怒目對天起誓道：『棄職誤國，當如此物！』劍隨手落，桌上立缺一角。這時的李備，陡覺勇敢的氣概，填滿胸膛，滿臉露出來拚命打仗的精神；急急的同楊氏商好一切辦法，就傳下號令說，在縣衙前面召集緊急大

會。

這時候，城南的賊兵，已有一小部份來到城下探望，城的四門，早已緊閉，城上的守兵，不住的吶喊起來；全城裏面，立時緊張；男男女女，都驚慌到了萬分；有的背著衣物，有的扶老携幼，東西南北，四面亂逃，一片哭喊。那大多數的人民，都正盼著縣令，作個主張；這時候，聽見了召集大會，於是不到半個時辰，縣衙門前，已是萬頭攢動。

李偏同他的太太出到衙門前面，看見了這種情形，不



由得心中又添了三分勇氣，就對大家憤慨的說道：『全縣的同胞！現在賊兵，已經逼到城下！全城生命財產，轉眼就要變成焦土！我們降也死，不降也死。那末，與其降賊不義而死，何如我們全城的人民，一致團結起來，跟他們拚一死戰，找一條活路；不然，我們全城，都要作了犧牲，聽他們任意的宰割！我想，凡是稍微有點血氣的，誰也不願投降。所以我們現在，只有拚命！』

隨著，楊氏也大聲的喊道：『誰願降賊，馬上斬首！城存，我們存；城破；我們死。縣令一個人，不過是替

人民來辦事，任期一滿，立時就要離職。他的安危，不過在他一個人的身上。就是死了，他的墳墓都還遠在故鄉，一點受不著損害；不像你們本縣的人民，生在這裏，住在這裏，家庭財產，輩輩相傳，也都在這裏。並且你們多少輩祖先的墳墓，也在這裏；假如投降，不但全城覆滅，並且有掘毀墳墓，割屍暴骨的慘禍；所以既不能甘心受死，勢必須拚死求生，萬一戰勝，也是爲國家除一大害……』

說到這裏，許多人民，都喊著：『殺賊！殺賊！我們

願拚個死戰！』甚至於有感動激憤大哭失聲的。楊氏看出民氣已經可用，立時就督催李儼發出急令說：『凡是這城的人，有能夠用瓦塊打傷賊兵，或是用石頭打中賊兵的，賞一千錢；有能夠用刀劍砍殺賊兵，或是用旁的武器砍死賊兵的，賞一萬錢；要是憤不顧身，衝陷賊陣的，另有重賞。縣令親身帶著全縣的人民，隨著他們後面，一致死戰；現在把府庫的錢財全數預備出來，爲愛國的勇士作犒勞，并且把倉廩存的糧食，也拿出來作戰士的需用。這正是仗義救國的好機會，男兒効死的好時

節，極願赤心熱膽的人們，奮勇投軍！』

這道急令下了以後，立時就有好幾百人，起誓要作敢死隊，楊氏就便叫李偏把他們編制起來。他把這些義勇的人們，編成十隊，每隊八十餘人。內中的四隊，趕快就預備齊全，出了東西北三門埋伏，好等賊兵攻城的時候，繞抄他們的後路。餘下的六隊，就分配到城的四面，幫同原有的縣兵去守城。分配既定，總計兵數在一千以外，比較賊兵雖然少到四倍；但是他們的氣概，足以殺退這些殘忍的賊衆而有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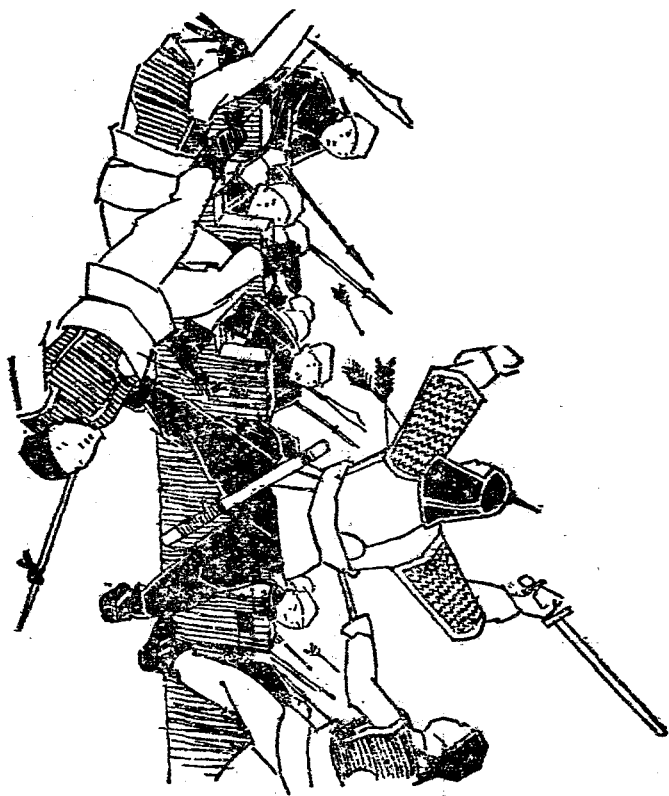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滿天星斗的時候，各事大致齊全。李偏首先站在城上，指揮佈置。他看見遠遠的地方，不時仍有黑白的濃煙，一陣一陣的冒出；城的外面，一點燈火都沒有，漆黑極了！不由得吸了一口涼氣，暗想這未來的苦戰，保不定這個城池要成什麼樣子，這裏守城的勇士，不知道要有多少作了犧牲，就連自己，也不能預料成個什麼景況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然間，四面城下，喊聲大起，雨一般的飛箭，一齊往城上射來。登時城上的守兵，也把石頭，瓦塊等，打下城去，又一排一排的箭，往下射

著。城的裏外，在這一轉眼的功夫，就由死沉沉的樣子，變成大戰。城裏面的婦人女子，也來來往往急忙的搬運石頭瓦塊等等的東西，還拚命吶喊助威。

正在打的猛烈的時候，忽然從城下飛來一枝急箭，正射中李儼的肩膀。李儼『噯呀』一聲，倒在城上，守城的兵，也微微顯出動搖的陣勢，有的兵把李儼抬到城下；但是又被楊氏看見，立時大哭怒罵道：『縣令不敢死，誰還敢死？如今受點箭傷，就想退却，那賊不馬上就進城麼？死在家裏，不值一錢；死在戰場，榮輝千

古。你要不守，我先同你拚個死活！」

李偏被楊氏逼迫不過，當時的創痛，敵不住良心同義憤，就忍痛再到城上；這時候，城外的喊聲，越發震人，許多賊兵，已往城上爬來。李偏左右一看，壯健的守兵，連傷帶死，倒了一半；但是賊兵仍然潮水一樣，往上撲殺。眼看着城就要破，臂上箭傷，發作的又異常疼，真是進退失據，逃也無路，就狠狠的拋了弓，拔出劍來，照定爬城的賊兵，左右的死砍，血濺的渾身通紅，劈碎了的頭顱，踐在腳下；殺的正痛快，忽然一隊



賊兵，登着城下死屍，一擁而上！眼見城就要破，不能再守，他就大聲喊道：『戰不能勝，我以死謝國家了！』說着，一道劍光就往額上刎去。

他正回手自刎，忽然『搜』的一箭，正中他的右腕，身不由自主立時連箭帶人，臥倒血泊上面！這時候，城上的守兵，越死越多，城下的賊兵，親自由李希烈的女婿統帶着，正自傾巢而來，聲勢非常的浩大，就如同排山倒海一般；他們踏着一堆一堆的死屍，一齊往上殺。城上的兵，人少勢孤，這時候，拼命死幹，短兵相接，刀

劍相砍，叫罵的聲音，震動城壁！這種危局，一定是再不能支持了；忽然城外四下裏，火光通天，吶喊的聲音，又震地而來。城裏的人民，哭號喊叫的聲音，也同時並起，都以爲賊兵又到，城是絕對不能保了！

不料賊將（李希烈的女婿）竟顧著攻城，不提防守城的兵，一箭正射中他的身上，登時落馬而死。那起初派出去的便衣隊，這時候，又刦了他們的營，趕殺回來，裏外夾攻，把這幾千的賊兵，又大殺了一陣。殘餘的賊兵，看見大勢已去，紛紛往四下裏逃走。立時城圍便得解了。

這一仗可算是殺人成堆，死人如麻呀！但是項城縣城，因為楊氏熱心愛國，激起人民的義憤，分工合作，萬衆一心，居然保全了。

賊兵潰散以後，侵掠陳州的兵，也受了極大的牽扯。至於縣令李儼，雖然受了兩箭，反倒得了生全。

那時候，刺史（就是知府）把這事報告了朝廷，德宗就把李儼升調了太平縣的縣令；後來，遠近聽見這次劇戰經過情形的人，沒有不稱贊楊氏是一個真正愛國的女子，足可以給全國作個模範的！

初版

再版

愛國女子(二冊)

定價大洋二分七釐

校訂者 著作者

趙秋茶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堵趙熊陳
述水佛筑

西山澄初
瞿熊謝
菊子剛
農滌主

實 用 翻 印 必 驗

發行 印刷

者	者時	者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	攝華印書局	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